

文化漫谈

文旅“落地签”——

流量来了,拿什么接住

□胡娜

国庆假期,文旅火爆。在重庆南滨路,游客争相拍摄这样的影像:夜色中,自己戴着头盔坐在摩托车后座,机车轰着油门飞驰而过,身后是灯火倒映的江面。这种被网友称作“重庆落地签”的旅拍视频,在社交平台播放量突破17亿,甚至吸引了不少外籍游客专程赴渝打卡。

“落地签”是网友自创的旅拍新形式,它借用了大众熟知的出入境概念,把单纯的城市拍照打卡升级成一场身份意识更强烈的“入城仪式”。比起传统景区里的“到此一游”,“落地签”更像年轻人发明的城市见面礼,在武汉黄鹤楼红墙下转身,在泉州蟳埔把头花簪好,

在西安城墙下换上汉服,影像定格,便仿佛被这座城市真正“签收”。经由网友集体玩梗、自发传播,“落地签”成为全网破圈的文旅体验,并在多个城市快速扩散。各地文旅部门也顺势接招,许多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落地签”机位。

对游客而言,拍一组美美的照片,收获朋友圈的点赞,本质上是在表达“我与这座城市产生了联系”,这样的情感需求是体验经济的自然延伸。对城市而言,用一个高辨识度的视觉符号换取全网曝光,让更多游客化身城市影像的创作者、城市故事的传播者,何乐而不为?商业旅拍的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的一条龙服务,都可看作市场对这种真实需求的回应。

市场跑在前面了,需要管理紧

紧跟上。在拍摄“重庆落地签”中,存在骑手脱把、占用机动车道、危险骑行等安全隐患,当地已启动整治与规范工作。一边是千载难逢的“泼天流量”,一边是安全隐患亟待整改,这样的一体两面恰是观察文旅新业态的切口。

城市文旅的良性发展,考验着服务与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每逢节假日,总有城市因“待客有道”登上热搜,重庆荣昌度假区敞机关食堂迎客,湖北宣恩县在体育馆内为骤然涌入的游客支起应急床位,这些细节照见了一座城市对待游客的态度。排查“落地签”中的安全隐患,也是城市服务与治理的体现。它不是为文旅热降温,而是为新业态立规矩;不是否定流量,而是为了让这份人气行稳致远。只

有多方主体加强协作,形成合力,才能在公共安全、消费者权益与商业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才能让网红红转变为“长红”。

此外,流水线作业的商业旅拍也极易陷入同质化内卷,每座城市的“落地签”都是同一种打光、同一类机位、同一段配乐,旅行的新鲜感在雷同消费中逐渐消失。滤镜里的夜景千篇一律,而剧场里的一出戏、巷口小摊上的一碗面、一座城市活色生香的日常,才是留在游客心中的难忘记忆。在着力培育文旅新场景与新消费的今天,宝不能只押在一个网红机位上,流量负责“看见”,品质才能“记住”。一座城市最好的“落地签”,不是盖在照片上,而是印刻在记忆里。

(摘自《人民日报》)



漫步秋日的周口植物园,一汪平湖如镜,岸畔秋树层染,对岸高楼连同晴空一同倒映水面。梧桐垂叶为画框,秋光漫洒,将城与园糅成一幅静美的秋日图景。

李军 摄

谈文绎史

潘天寿钟情于诗

□卢昕

潘天寿以画名世,诗名为画名所掩。其实很多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最钟情的是诗。

1923年,吴昌硕书赠潘天寿一副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上联称潘画一落笔即惊天动地,下联道潘诗无所不包很接地气。可以说,吴昌硕是最早给予潘画、潘诗高度评价的人。当时吴昌硕80岁,潘天寿才27岁。

潘天寿早期诗歌取法李白、李贺。李白诗飘逸雄放、清新婉丽,李贺用词奇瑰、想象富丽。潘天寿的《长风白 watermark图》题画诗“残叶残叶千林摧,长风净扫圆空开。奔流独许三万里,此水源从天上来”,就颇有谪仙的诗味。

中年之后,潘天寿将重点转向杜甫,旁涉各家,自成一格,诗歌更耐读,诗意更深沉。



青绿山水图。潘天寿/绘

抗战时期,潘天寿题于山水画的诗句,往往寓意深沉,充满爱国情怀,颇有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如《浅绛山水图》题画诗:“感事哀时意未安,临风无奈久盘桓。一声鸿雁中天落,秋与江涛天外看。”《题江湖夜泊图》:“俯水昂山势绝群,谁曾于此驻千军?万家楼阁参差起,半入晴空半入云。”后来,潘天寿一度很少作山水画,多写感怀诗,有学生不解,他如此作答:“山河破碎,等胜利后再作山水吧!”

潘天寿晚年以题画诗、记游诗为多,诗宗杨万里、陈与义。杨万里“诚斋体”活脱灵便、饶有情趣,变化多,出新境。陈与义晚年宗杜甫,南渡后沉郁慷慨,“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潘天寿最后的诗绚烂归于平淡,自然天成。如《石梁飞瀑图》题画诗:“一夜黄梅雨后时,峰青云白更多姿。万条飞瀑千条涧,此是雁山第一奇。”《题

指画山水障子》:“一水西来百派分,千山形势自超群。老夫指力能扛鼎,不遣毛龙张一军。”

潘天寿的论画诗句,往往鞭辟入里。如《题青绿山水图》:“习俗派争吴浙间,相讥纤细与粗顽。苦瓜佛去画人少,谁写拖泥带水山。”他借此诗表达了对明清画坛吴派与浙派之争的看法,以及反对盲目追随流派、主张师法造化的艺术理念。又如《题徐天池〈墨花长卷〉》:“草草文章偏绝古,披离书画更精神。如椽大笔淋漓在,三百年中第一人。”精准道出了徐渭诗文的特特点,文章看似“草草”,却有超越古人的独特韵味;书画表面散乱,却是真正的气韵生动。

潘天寿的诗作追求阔大雄浑,气象超凡,特重意境和格调,与他的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潘天寿认为,“诗之最高原则,则为意境、节奏、趣味、格律,以及意境中之渊深、浑穆、雅逸、超妙诸项。须以高超之天才,清醒之头脑,敏锐之感觉,幽静之环境,精纯之感情,静观之态度,运用其诗的技巧而出之。故诗的美感可说是一种极高尚、极精深、极幽静的美感。融于绘画之中,决非‘六法’中之‘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转移模写’诸法,所能解释”。

文人画讲求诗书画印四全,潘天寿说:“在诗的表现上,有关格调、韵律、音节、气趣等等,与绘画表现上的风格、神情、气韵、节奏等等两者是某点相通的。画的一切选材要求取其某点精华,去其一切丛杂,增强减弱,突出主题,与诗的选材也是相通的。诗句组织上的蜂腰、鹤膝、钉头、鼠尾等病名,与绘画用笔上的诸病名,也完全没有异样。”他认为:“荒村古渡,断涧寒流,怪岩丑树,一峦半岭,高低上下,斜欹正侧,无处不是诗

材,亦无处不是画材。穷乡绝壁,篱落水边,幽花杂卉,乱石丛篁,随风摇曳,无处不是诗意,亦无处不是画意。有待慧眼慧心人随意拾取之耳。‘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惟诗人而兼画家者,能得个中至致。”诗人要有画家的空间感,画家要有诗人的联想能力,两者兼具,就能把自然界最美的东西提炼出来。

受潘天寿影响,他的夫人何愷女士也喜爱诗词。有时潘天寿吟一句唐诗,夫人就接出下句。《沪杭车中偶成寄何愷》一诗,便是潘天寿1930年初夏在沪杭两地美专兼任教授时所作:“吴越虽邻比,心轮转似飞。樱桃肥谷雨,柳絮乱征衣。芳草依然绿,王孙尚未归。南天青没了,云树影依稀。”尽管是短暂分别,写景中饱含离愁别恨,新婚燕尔,难舍难分之情跃然纸上。此诗何愷晚年还曾当面背诵给我听。

抗战时期,何愷在昆明呈贡安江村,遥寄一诗:“辗转流离记苦辛,分明又近一年春。昨宵彻夜纷纷雪,冷到小楼梦里人。”当时吴弗之、张振铎与潘天寿同住一室,大家都没有带家眷,这首细腻真切、自然感人的诗,让这几位先生为之折服。

潘天寿墓坐落在杭州玉皇山余支九曜山南麓。2009年12月,墓旁建了一座现代敞开式纪念建筑——听天阁诗亭,由潘天寿后裔潘公凯、李承德设计,平面整体构形为古汉字“寿”;“寿”字末点,即为潘天寿夫妇和长子潘忻合葬墓的位置。建筑体量很大:高9米,长40米,分上下两层,背靠山崖石壁,雄阔简劲。镌刻在石墙上的《听天阁诗存》200首诗作,约1600字,这些文字永远陪伴着潘天寿。

(摘自《光明日报》)

文坛走笔

他的“晚晚”

□董雪丹

假日的一个傍晚,在湖畔看斜阳一点一点从容地往下沉,每沉一分,天色就红一分,水也红一分。那水天一色的红色光带,也从铺满湖面,慢慢窄下去,最后变成一缕暗下去的叹息,飘在水中,又慢慢淡下去、暗下去。

这是黄昏,这是日暮,这是李商隐诗中偏爱的“晚晚”时分——日影西斜,也指人生暮年、季节迟暮。这读出来、写出来都如此轻柔温婉的两个字,本来含着自然的天光时序,李商隐却同时赋予它自己的心事沉浮。

在这个时间,想到这个词,是因为刚刚重读了李商隐的《春雨》,那句“远路应悲春晚晚,残宵犹得梦依稀”,在“红楼隔雨相望冷”之后出现,画面感和冲击力实在太强,太让人难忘了——那种雨幕阻隔的可望而不可即,那种无处安放的路漫漫、春将尽的悲戚,只能在残梦中存有一丝幻想,好像都缠绕在“晚晚”这两个字上。诗的“含蓄蕴藉,幽美凄艳”与“晚晚”这两个字,已成为李商隐的精神印记。

李商隐生于晚唐,大唐鼎盛的繁华已成追忆,一个王朝的落日正缓缓西沉,这是一个王朝的“晚晚”时分。而他似乎特别容易触碰到这个时分那种精微而唯美的伤感,特别善于捕捉那抹余晖的瑰丽与易逝。“晚晚”与他有不解之缘,仿佛就是从 he 生命里提炼出的意境,特别符合他的气韵。

其实,这个词不是李商隐的原创,也不独属于李商隐。战国时宋玉《九辩》里已有“白日晚晚其将入兮”,西晋陆机《感时赋》里有“日晚晚而易落”、《叹逝赋》里有“时飘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将及”……他们都在借“晚晚”感叹白昼易逝,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看着同一片天光慢慢暗下去。

但我还是感觉李商隐的叹息最动人,他赋予“晚晚”一种独特的意蕴:没有撕心裂肺的,只有含蓄隐忍的怅惘,迷离中有一种向往,无奈中有一种执着。“晚晚”这个词好像就是为他而生的,他的一生仿佛就在春末的黄昏里。他半生辗转,特别符合他的气韵。

转,看尽聚散离别,格外懂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将逝之美,而“晚晚”以一种与他相融共生的意象,妥妥地安放了他的心境。他也浑然天成地写出了那种“将尽未尽”之感——太阳没全落,春天没全去,繁华没全逝,希望没全灭。

即便不用“晚晚”这两个字,他的诗歌里,也总是偏爱这个时刻。且不说他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不说他的“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了,即便醉倒花下,他也会写道:“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何况,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地直接出现“晚晚”。

李商隐《无题四首》第三首中一句“含情春晚晚,暂见夜阑干”,道尽暮春黄昏里短暂相逢的缱绻与遗憾——相见如此美好,却留不住。只有将暗未暗的天色、将别恨别的心事、欲留难留的眷恋,在“晚晚”两字里反复缠绵,缠绵成“相见时难别亦难”,缠绵成“一寸相思一寸灰”。

李商隐笔下的“晚晚”,也不是一味地怅惘和感伤,他的“蕙留春晚晚,松待岁峥嵘”(《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就不再只有对逝去的惋惜,不再沉于迷茫悲戚之色。将逝的春光里,还有蕙兰留香;峥嵘的岁月中,松树一直屹立。李商隐的这个“晚晚”里,还可以有一种洒脱的解读——世间有许多失去,但也总会有些美好留下来。

如今“晚晚”这个词已不常用,但诗意一直都在。当春意阑珊,当将晚未晚,当霞光温软,当许多擦肩而过的美好心头漫起,也许,我们会突然想起李商隐的“晚晚”。就像此时,我静静地看着日头在天的这边一寸寸敛尽余晖。突然感觉李商隐写“晚晚”时,是想留下黄昏时分最后一丝光亮的执着,是想留下心里的那种舍不得。

而此时,月亮在天的另一边慢慢升起,清清淡淡的,从若有若无,到轮廓清晰。日与月,升与落,昼与夜,在这个时刻温柔而缓慢地交错。

美好,一直都在。有时,只是换一种方式存在。

(摘自《河南日报》)

创作心得

草地党支部



草地党支部(雕塑)

□卢征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想雕塑作品《草地党支部》的创作过程,当年赴若尔盖重走长征路的考察经历依旧历历在目。实地调研深化了我对长征历史的认知,也为这件作品的构思积淀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我跟随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师生创作团奔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走进长征历史现场。团队通过走访老红军后代、踏勘革命旧址、梳理研读相关文献,汲取长征精神力量。循着红军行军足迹,我们直面草地沼泽的泥泞,切身感知红军所处的极端生存环境,同时搜集行军史料,并以现场写生的方式记录相关遗存。

行程中,今昔景象的强烈对比带给我极大触动。昔日红军浴血跋涉的土地,如今是焕然一新的乡村风貌,人们安居乐业,处处洋溢着生活的幸福感,让人更加懂得今日安宁来之不易。

我选择“草地党支部”作为创作题材,正是因为这一历史片段是诠释长征精神极具代表性的载体。长征取得伟大胜利,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在于红军将士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红军穿越草地是长征征途中环境极为恶劣、生存考验极为严酷的阶段,即便身陷险境,战士们依旧坚守理想信念,在党的引领下向着伟大胜利奋勇前行。

创作过程中,我思索着如何以雕塑艺术语言承载经典叙事,凝聚历史记忆、彰显长征精神。在整体构图与人物形象塑造上,我尝试将人们的视线汇聚一处,共同望向远方。人物虽姿态各异,但神态与目光皆坚毅笃定。负伤战士紧绷的神情、手臂展现出的肌肉力量、依靠木杖支撑身体的姿态,都凸显出生命的顽强与韧性。野草在风中俯仰,人物迎风挺立,他们紧紧握住旗帜,迸发出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这正是我希望通过雕塑作品的艺术化表现传递出的长征精神意涵。

(摘自《光明日报》)